

SINOL
UNPO
207
24 2009



2001年5月31日创刊

打工诗人

杨牧题

中国·南方 打工诗人编委会 主办 顾问：安子 本报编委：许强 徐非 罗德远 任明友 张守刚 许岚
《打工诗人》 总第24期（内部交流） 王甲有 黄吉文 李明亮 张绍民 李笙歌 李斌平

全国各地联络点（特约编委）：陈忠村 汪洋 程鹏 张五扬 黄荣东 刘跃松 李福登 张国良 王晓忠 郑建伟 王辉 韩文建 雷元胜 知闲 倪言 唐以洪
周大强 唐诗 张东吾 封志良 白治兴 刘小雨 邢建军 冷峻 王新荣 冬子 蔡佐军 陈三界（欢迎没建立的省市继续申请，共同完成我们打工人的事业）

我们的宣言：

打工诗人：一个特殊时代的歌者；
打工诗歌：与命运抗争的一面旗帜！

我们的心愿：

用苦难的青春写下真实与梦想，
为漂泊的人生作证！

刊名题词：杨牧

理论顾问：张德明 柳冬妩

理论支持：南方诗歌研究中心

打工诗人QQ群：61128734（已满） 打工诗人2群：65482321（申请这个）

本报网址：http://tw.netsh.com/eden/bbs/710205/

中国打工诗歌博客圈：http://q.blog.sina.com.cn/dgsr

出版日期：

中国

2009. 9. 30

广州

投稿邮箱

dgsr@263.net



打工的苦涩与疼痛（组诗）

□孙海涛

大风

这样的夜晚，一个人
即便跑到最高的楼顶，呼喊
大声呼喊，也无济于事

声音很快就淹没了
出租屋被抽了一记又一记耳光
破碎的是玻璃，东倒西歪的草木
心也搁浅了。一个人躺在床上，目光游移
墙壁、窗户、天花板，书籍，香烟
房东的唠叨声依旧萦绕在耳边
在白天，我早已厌倦，却还要
小心翼翼地面对

“工作很累……”
下午来探访我的老乡，说起在塑胶厂上班的辛酸
他的头发乱遭遭的，一脸的尘土
灰色的厂牌吊在他脖子上
一瞥一瞥，就像他不安分的嘴：
诅咒、骂娘，喋喋不休诉说上班的苦

送他已是傍晚。在楼下
我呆呆地看着，塑胶厂的工人成群结队地走过身边
进入厂房。“别急，工作会有
房租我明天再帮你想办法……”
这是他临别时的话。想想还是心酸

风丝毫也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半夜的时候，还下起了大雨
忽然间想起晾在屋檐下的衣服
只好爬起来收拾
——那是我明天应聘要穿的衣服
可不能淋湿了

工厂·生活

这是我即将要工作的地方
十平方的宿舍，将暂时安放这简单的行囊
以及这具疲倦的身体
六个来自不同省份的年轻人
当我（或某个人）说出“兄弟”
他们（我）依然会表现出淡漠与陌生
但每个人的心是热的
如同运转着的机器
如同一个被压碎手掌乃至失去整条手臂的啤机工
他对亲人，对生活的热爱

而它习惯以沉默，以尖利的轰鸣
铁链般的制度
接纳着我们躁动、安分、或叛逆的内心
这是在车间，我们将与机器一起
经历那些悲伤、喜悦、阴暗、阳光……
它始终不着一言，目睹着
一如我们日复一日默默的
劳作、承受，爱与被爱，痛并快乐

生活有时和流水线一样简单
生活有时也和机器一样坚硬
在工厂，八小时或者更久
三点一线上的奔跑、挣扎、坚持
我们将感知日子的苦涩与疼痛，并
渐渐长大

车间

吞下油墨，纸张
吞下光线，305个工人忙碌的身影

吞下流水线上青春，那些业已破碎的梦想
而重新萌芽的希望，藏在汗水的光泽

这是车间，八小时和八小时之外
我跟着一台德国造老式印刷机
向时间的深处掘进、震动
在暮色四合的空间，印制五彩的花纹

生活的美就在细小。这些日子，我常常看见
一盒油墨被反复开启、调和
点点滴滴的色彩，散落、溅开
满地的花朵

除了我，还有谁去注意
并为身边微不足道的美而感动
却从不说出。亦如面对没日没夜的加班
我们总是习惯于沉默 我们小心翼翼，擦拭机器
的灰尘
和影子的灰暗
在反复的操作中，我们迎来新的一天

大雨天

雨下到一半。那时我还躺在床上
空气中有了些凉爽
劈劈啪啪的声音
像是在敲门，叫我醒来

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
光线有些暗，倾盆的雨让我忽略了孤独
以及手上的伤口
突然想起：有一个来月没有下雨了
从上周开始，工伤让我远离了车间
和人群。沉睡终日，无所事事
这是一段萎靡的日子

一些雨点打过来
然后是窗外飘摇的荔枝树，城市倾斜着
世界只留下风雨声
甚至，车间里机器的轰鸣
也消失了

在缩回去的瞬间，屋子
再次暗下来
片刻的恍惚，脑海里，一片空白

是骤然而来的疼痛，让我清醒
——手指撕心裂肺一般
——犹似那个停电的夜晚
犹似一截尖利的角铁，撞击着神经

探望

——写给老乡张明

你出现在下班的人群中
隔着一道街，我喊你
一路小跑
两双手，终于握在一起

有六年了，时间就这样放羊一般
将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
吃着各自的草，仰望不同的天空

恋爱、生子，慢慢成熟，慢慢淡忘
因为工作的压力，和生计的艰辛
却总有一根看不见的绳子将我们拴住
稍一用力
心就隐隐地疼

所有的变化都显现在脸上
你明显老了
——相信你也会这样看我
但我们谁也没说，也没有假惺惺的眼泪
生活早已教会我们
该如何避开，并绕过那些发黑的疤痕

现在，我们需要坐下来
找个安静的角落，细细把断开的时间缝补
还有啤酒，还有香烟、花生米，几碟小菜
这属于过去，也是今天
至于将来，还需要我们在绳子的两头
各自用力

寒流

——写给老乡刘小平

寒流来袭。你是否准备好了棉衣
以及过冬的柴米油盐
这简陋的出租屋
能否抵御冷风的侵袭？

这个冬天将特别的漫长
南方，从10月开始
提前进入隆冬

昨天还热火朝天
只是一夜之间，就变得冷清
空空荡荡的厂房
空空荡荡的生活区草坪

这么大的厂子，怎么说倒就倒了呢
上午，你又在厂里转悠，叹气
然后，你跟着几个不死心的工人
去管理区讨个说法

离过年还有1个月
离老娘出院却只有一周不到
本来预备着月底发工资可以……
走在白沙大道上，你想起家里的事情
风一阵接一阵
不由你的心里，就打起了冷颤

建筑工地（组诗）

□牧风

外乡人

几个外乡人蹲在一起
猛吸着支支劣质烟
明天的烟火 灼痛心事

风打着旋吹着
两个门卫像霜打的茄子
守着一堆用剩的钢材
平时吼叫得厉害的搅拌机
此刻正躲得远远的 一言不发

几只青蛙在水沟里跳来跳去
咕呱地叫着
像在向这座城市
讨要自己拖欠已久的工资

冬天的建筑工地

白炽灯像一个饥饿的孩子
很有味道地嚼着
几吨新进场的钢材
沓瓦里的碎砖块
似醉酒的民工趴在桌边
不远处 几辆斗车
一如旧时的斗
八斛米的命 量着一车车寂静

而几个戴安全帽的人手扶灰桶
从刚拆除模板的房子里 走出来
加重了这个城市工业区的寒意

三轮车

象一位受了风寒的老人
一边走一边咳嗽得厉害
车上几只踩扁了的矿泉水瓶
被几张旧报纸盖着
只露出一张被人训斥时
屏住了呼吸的嘴
它懒得去瞧报上的新闻
一根绳子极不情愿地
从车上滑下来
岁月紧跟着跑了很远

一个荆州民工

太阳和一个荆州民工 同时
从脚手架上摔下来

这是异乡的工业区
一次命运的断裂 他失了荆州
旁边的扳弯机
说着谁的大意

折断的排栅。于空中晃动
像一条腿的模样
又像一根刺
卡在喉咙里 无法咽下

50路公交车上

50路公交车上 我看见
一个打工模样的人
坐在第三排10号
晃动的汽车
试图将他消化

而他神情固执
眼睛望向窗外
一只手抓紧的前排护栏
是他寻梦这座城市
唯一的线索
左边的空位 刚好成全了他
一只半旧的旅行袋

车至黄埔 在一个叫茅岗的站牌下
象一口痰 汽车将他
随地吐出

伤口

大李村 一个座落在长江边上的村子
偶尔闪烁的灯火
加重了它的隐秘 贫寒和疼
没有名字的河流 每一条土路只留下车辙
深刻的痕迹 它的墓地比村庄高
泪水比雨水多 而它的棉花是温暖的
它生长水稻 玉米和小麦的地质
一棵老枣树盘根错节
我的老母亲从没想到 她的命
会跟一个陌生的地名联系在一起
贤江 这座南方大都市的村庄
它的繁华它的富有它的色彩和神秘
它的马路上如水的车流
她想象漂泊15年的儿子 会在
那栋写字楼抑或在那条流水线那片工地
有雁阵飞过 大李村
贤江村 两个让人疼痛的伤口
被母亲紧紧搂在了怀里



1997深圳 洗墙工 张新民 摄

奔跑在异乡卑微的灵魂（组诗）

□千金虎

我写下“打工”

我写下“打工”这两个字
却不知道该怎么写
手中的笔停在半空，变得沉重
笔尖在大口大口地喘气
我知道，就算是把所有的词语都写出来
也不能表达这两个字的沧桑
所以我不敢写，怕刺痛太多的神经

我写下“打工”
想到了许强，郑小琼和程鹏
想到了自己这些年打工的辛酸
想到了千千万万奔跑在异乡卑微的灵魂
他们在钢筋水泥里，在轰鸣的厂房，在流水线上
过着挥汗如雨和黑白不分的日子
微薄的收入只能弯曲着生活
那种隐藏在身体里的痛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熬一罐叫“乡愁”的中药，慢慢疗伤

回家

回家，回家——
回家的时刻终于到了
终于可以放下所有的工作
卸下最倦的疲惫
把幽怨和忙碌，一起被风吹
收拾起心情
回——家——

街上的华灯装饰着城市的风情
也装饰着回家的心情
汽车往返着回家的路口
一次次把家的距离拉回来
却拉不回最初的梦想和那些简单的心事

尘世中的烦恼与忧愁
在路与路，楼与楼之间分隔
行人与车辆一样的匆忙
追逐着金钱里的游戏
青春的名片就这样被一个个呕心沥血的日子
填满岁月，填满人生
理想在都市的喧嚣中失效，飘落

这个城市，谁会在乎一个游子飘瘦的心
城市的胸膛容不下那么多异乡的灵魂
路面散落的灯光
到处都是飘着零星星星的乡愁

回家，回家——
终于可以回家
终于可以躺下来，闭上眼睛
让疲惫的心灵回家
让疲惫的灵魂回家
让疲惫的乡愁
也顺着一条冰凉的小河
回——家——

一张照片

而如今的她，是否还有诗意的青春
是否过着诗意般的生活呢
当年青春的长发
牵引着年青的梦
但终究系不住流逝的红颜

五年前，那个笑靥如花的贵州女孩
以微笑的站姿，在广州这座城市的一个角落里
被记取历史的笑容
灿烂的心，就是一朵盛开的花
在蓝色的天空下
绽放生命的美丽和彩色的人生
这么多年，我都一直保存着这张照片

因为我知道，只有记忆被定格成一种画面的时候
才不会变质

此刻，我忍着漂泊的疼痛
打开了一个已距离五年时光的记忆
那是在南方的流水线上
最卑微的青春记忆
缠绕着一些甜蜜，一些疼痛，更多的则是苦涩

这些年，生命中来往经历了太多的人或事
最终只是梦中的片段而已
我一直用诗歌抒情着生活
却不能用诗歌来隐藏生活

我也要写到铁

从来没有关注过一块铁的存在
一块暗哑的，孤寂的铁
我的手触摸到它的时候
它的冷瞬间抵达我的内心
它的身体在机器上
沉陷在痛苦和艰辛之中
并有一种无奈的忧郁，像我一样
我想过它屈辱的命运
在炉火里被融化，骨头和关节分解
身体疼痛地流动，奔涌在热与冷之间
青春与年华无奈地固定在机台上，接受命运
肉体被敲砸，打磨，切割，钻孔
轰鸣的声音刺痛每一根神经
坚硬的躯体在颤栗的命运中生成孤寂的形状
梦在黑暗中醒火一般易逝
这是我见到的一块铁
它的内心是悲凉的
暗淡的外表
冷涩的光是它唯一的语言

《打工诗人》：【团结中国一切具有打工身份的诗人】 【团结中国一切写作打工题材的诗人】



Universiteit Leiden

SINOL
UNPO
207
24 2009

荆条筐（组诗）

□韩墨

荆条筐

荆条筐里，说方言的野菊花挤成一团
她们害羞的样子，容不得轻轻一碰
最大胆的那枝，偷偷探出头：
一头小毛驴拉着架车，发出轻微的轰轰声
大地天空也随之轻微摇晃，一阵眩晕后

只有一群羊，丈量着河流，树茎
煞有其事的，仰着下巴
像一团涌动的云，滚过来又滚过去
一群蜜蜂，像是发现了乡村的秘密
紧紧追赶着驴车，暮色苍茫。

打谷场上秋风扬起麦粒金黄

麦田青青，燕子低飞
夕阳西沉天穹，秋季的白和缓而平静
打谷场，石滚上蝶翅轻盈
粒粒饱满的麦粒，木锨扬起暮色青黄
乡村墓地，拉开苍白的云幕
秋雾下田野寂静，银色向黑色靠拢
星星在轨道上滑行，唯有遗忘
麦田深处的镰刀，被白云磨石擦拭
野火烤熟的麦粒，被风吹散成点点星辰
粒粒清香。那人从墓地探出头来的人
是去年熬过炎夏去天堂的父亲，青筋毕露的大手
托起麦穗金黄，一滴浑浊的泪水

缓缓漫过墓地，乡间小路，打谷场
我坐在高山岗，看着星星，盼着月亮
矮小干瘪的母亲，在我怀里
笑了睡了忧伤。风吹草低
在秋天萧疏草丛，寻一群白羊
我用手抚着母亲白发苍苍，想找一丝黑发
拴住那头在秋天出走的羔羊，我是秋天的小儿子
在异乡流浪，在故乡徜徉
像个陌生人，抚摸着家门沧桑
迟疑了好一会，才压低了嗓子
喊一声爹娘。院落里青草了又黄
乌木梁上堂燕，小燕拽长了脖子
张一口口鹅黄——

望乡

多年以后，我怀念乡村的卑微
在苏北丘陵，河流绕着村庄流淌
麻雀单块，喜鹊白杨，榆木梁上燕语呢喃
村外的老槐树上，猫头鹰冷冰冰的目光
牛背上夕阳，夕阳下羊群，羊群里狗
狗撵着鸭群，呱呱呱一声柳哨
柳哨声童音稚嫩，池塘里冒出黑黑眼睛

沾满羊蹄的花香

细嫩潮湿的蕨类植物，守候在季节的边缘
沿着锯齿山路，一厘米一厘米伸向远方

树木与小溪缠绵山羊的弯角，螺旋上升
上面，阳光

乳白羊奶缓缓流淌，涉水而来的
蒲公英的故乡，一小朵一小朵降落伞
羊蹄上沾满花香。

一竿残阳，斜斜入栏岗
带着伤痕的咪咪声，一朵朵白色棉花
校园里蹲伏沉默的羔羊，温顺，安良。

黄昏的荒原

黄昏的荒原，暮色苍茫
而整个大地，唯有
不知名的河流，缓缓流淌
天空下，三月的青草疯长

一只尖嘴雀后，一群涌动的羔羊
而整个羊群，唯有
三两只黑羊，奔跑。像黑眼睛
流浪在异乡，只是眨了眨眼
七月的草原暮色苍茫
而整个草原，唯有

夜空的星星，洁白如无助的羔羊
那个假着羊肚沉睡，民工的孩子
梦里，喊爹娘

表达（外一首）

□罗占勇

把丈夫还给妻子 把妻子还给丈夫
把父母还给留守的孩子
把儿女还给年远的父母
把逃出故乡的人还给荒芜的土地

把劳动法还给得不到公正的受害者
把断指还给劳动着的手
把汗水还给尊重
把付出还给赞赏
把无边的落寞孤独还给夜晚望月的人

把疲惫还给一场充足的睡眠
把走在路上的迷惘还给一双信念的翅膀
把年复一年的贫穷啊 还给一场梦中的不再奔走 流浪

沉默太久不是我们不想发泄表达
忍耐太久不是我们真的形如呆木
我们也有血肉感情
在世界的边缘我们知道我们卑微
但我们不卑贱
走在城市的广场上亲爱的朋友啊
我们也我们的愿望和梦想
我们也需要歌声在生活里回响

六月书

到处是雨水 潮湿
连骨髓里也长出葱绿的青苔
一场雨比一场经年的病还要绵长

门前的荒草
使我租居的屋檐
越来越矮
狼籍的异乡 一首诗因雨水的
浸泡失去了颜色
缺乏阳光的照耀曾经敏锐的思想
也变得迟缓 麻木

而我面对的是
工作 生活的面包和米粒
一个人活着的简单愿望
一场雨不知能阻挡多久

不管怎样我都要 突围
向着已成定局的命运
向着生活的洪流突围
拨开罩在心头乌云 雷鸣和闪电
找寻一条阳光明媚的路径

一个漆工的日子（外一首）

□盆子

死者，男，王小亡
现年31岁，未婚，汉族
重庆人万州人，生前，深圳某木器加工厂漆工

今年六月，天气炎热
南方，北方都多水灾
王小亡的故乡多暴雨
闪电雷雨交加
大河河水奔腾入长江

六月的某个上午，王小亡
在工厂被电烧伤，后来死亡
这个消息从遥远的南方传回北方
把悲伤带回，激起故乡的人千重哀叹

15万8千元人民币，被深圳叹买
出去的时候是一个高大的活人
回来是一把布兜里的骨灰
王小亡来和去都那么沉重
沉重的压迫亲人的心

那些被敲打折叠的木器
经漆工巧妙的修饰
然后温暖又温暖的舒服眼睛

一个漆工简单的走了
六月的电疯狂掠夺生命
看不见摸不着的电
把悲伤留给王小亡亲人朋友的六月

王小亡不小心把生命丢失在异乡
很不小心的把责任痛苦悲哀甩给故乡

一个砖瓦工的叙述

山东，宁夏，江西，上海，武汉
这些城市我往返于她们的心脏
城市之间某个漂亮的建筑
我曾经汗流浃背的埋头苦干
我的砖刀，我的皮肤，我的黑夜里的
腰酸背痛

谁曾经很好的赞美过
我并不奢望这些词语
一个接一个的黑夜
劳苦劳作换来的是孤独寂寞

远离家乡，踏上打工之路
走的时候，我吻别孩子
吻别母亲，吻别爱人

无数的砖块，无数的泥沙
无数的水泥，我们的臂膀
我们沉甸甸的擎筑高楼
装饰漂亮之后，我们不曾平静的住宿

蚊子，炎热，太阳，雨，冷风
帐篷，很少油水的午餐
我们漂流在外细吞慢咽乡愁



深圳沙井镇万丰村 1997 张新民 摄

打工者们租住的棚屋沿着一条污水沟搭建，大多为吊脚楼。
20来个男女房客长年在一间棚屋里共度春夏秋冬，这在现代居住史上或许罕
见，但在20世纪90年代的珠江三角洲，这种住法的棚户区并不少见。

按摩女翠翠（外一首）

□雨兰

她是假冒者。她顶着
翠翠的微笑和妩媚 在男人的身上忙碌
她自己知道 她的一个名字叫妈妈
属于一个瘦弱的一岁男孩
另一个名字叫她姐
属于一个叫强子的打工致残的男人
她经常忘了自己现在正叫着翠翠
翠翠是活命的空气
翠翠是溺水者的稻草
翠翠是捂住苦难的补丁
她努力让自己笑得更甜蜜一些
更妩媚一些 更像翠翠一些
并且试着让这些笑
也能遮住自己内心的酸和苦

看大楼的民工

他远远地盯着那儿看
没有人知道
他看的是一座大楼
也没有人理解
他会傻傻地看一座大楼
那座大楼是他的处女作
那座大楼现在是一座五星级酒店
楼前的香车宝马
他没有看见
楼前的美女娉婷
他没有看见
他看到1楼的工地上自己伸向大锅饭的双手
白嫩，还沾着课本的油墨香
他看到砌进3楼的泥灰里
混进了他手上血泡磨破后滴下的鲜血
他看到5楼的砖缝里
被自己撕得粉碎的大学通知书
他看到7楼的拐角处自己爱情梦的破碎
在女同学小娟的背影淹没于人流后
他看到9楼的门眉上挂着的小小蟋蟀笼子
里面住着工友强子捉来的两只莽撞可爱的蟋蟀
他看到10楼的窗台下
工友大斌的一次甜蜜的通话和羞涩的眼神
他看到11楼的手架上
堂哥喜得大胖小子后笑得开花的黑脸
他看到12楼凸起处
工友老张凹下去的脸膛
他看到13楼的高空
工友老李中署倒下后的自由落体运动
他看到14楼的窗口
工友老刘因长期拖欠工资流下的浊泪
他看到15楼顶上
包工头携款失踪后三叔跳楼的姿势 多么绝望
他看着看着
自己成为一场大雨
看大楼的民工，他是我的农村兄弟小刚
他讨薪未遂，被暴打，五级伤残，外加轻度精神分裂

打工（外一首）

□马东旭

在刀刃上碎裂，灵魂失重
从申家沟出发，有说不出的词语
落在潮湿里。车窗外，粗壮雨水
在哭泣。时间生锈，疲乏攻占黑夜
零件铣过后的毛刺划破黎明
手掌上血液汹涌。每天一个新鲜的
伤口，流出青草的气息。我的疼
像啤酒一样醒来。一个写诗的人
趋向倒伏，四周坚硬，黑暗沉默不语

民工

豫东平原上，申家沟的水来去汹涌
像九月的祸。他，一枚宋朝的谷穗
营养不良。把骨髓嫁给天空，让楼盘
先富起来。一个农民工，他的骨子里有铁
有电流，有炊烟的暖，和稻香的碎
白花花盐渗出，结出的泪，碎成石子
比易水要寒。一个肉体，从脚手架上飘落
那些新鲜的伤口，开满欲望。最后，像没有
尾巴的鱼，拖着秋夜的黑，撤回乡村
留下一张白纸的厚度，无力喷薄

不说话的父亲的（外一首）

□郝小峰

我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
不知哪一天就消失了
啊，父亲老了
在我的印象中
他为儿子能省的都省了

家在电话的那一头
我在电话的这一头
中间是一条付费的长途
啊，母亲也老了
什么时候开始
变得越来越唠叨
一句叮嘱要重复几次
她生怕儿子听不进去

父亲在电话的一旁
只是个抽烟的角色
一个沉默的思想者
我们之间是一串省略号

父亲偶尔有一两句话
也让给母亲一个人说
他宁愿和一支香烟对话
也许他面对我就是面对
一棵他亲手栽种的庄稼
嘴上无语而心里充满爱护

他也许看清了
一棵失去故乡的庄稼
在遥远而陌生的地方
在某个狭窄的角落
身体深深藏起的压力和劳累
没有谁比他更懂生存的苦衷
啊，或许那是
一个打赤脚当农民的父亲
和一个在外打工不容易的儿子
彼此明白却都不想说出的秘密吧……

当母亲在身边

在异乡的日子
当最亲的母亲
在我们身边一起生活
我为人处事变得更加
茫然不知所措
亲人离得越近反而没有孝心

母亲带着一岁半的孙子
守着月租的屋子
在里面踱来踱去
感觉就是一个牢房
儿子为母亲买罪受的牢房
从防盗门到床铺五步
从床铺到厕所
穿过一扇门只隔一堵墙壁
厕所一跨步出来就是阳台
也是我们油烟熏人的厨房
衣服都只能挂在防盗窗上

勉强接收南方城市的阳光

一位年远的母亲与我们一起忍受
马路的噪音和生活中的种种烦恼
一位年远的母亲亲眼目睹了
她打工的儿子和妻子
相依相扶在外面打工的辛酸
一上班就只能早出晚归
我除了每次打起精神
笑着迎刚断奶的小宝贝开心
夜晚陪她们一起出去逛街
在这个处处花钱的世界
母亲总是拒绝我们
为她买穿的买吃的
她只要我们能过的好了
一家人和和气气
她说就是喝水都觉得幸福啊……

于漂泊

□聂时珍

漂泊或漂泊这个词
酝酿了很久
生长了十多年
扎根在乡愁疯长的内心深处

漂在东漂在深圳
漂在上海漂在北京
走出一座城市
又走进另一座城市
终归漂泊一族

在思乡的电话里
亲人问起游子的归期
电话一头的沉默
比起春运那张火车票还要沉重

我把自己幻想成一粒铁钉

□吴伟峰

我把自己幻想成一粒铁钉
从落地生根以来
一直努力的锤打自己
尽量让自己低一点、再低一点
甚至卑微的弯到黑土的内心
继续敲打
直至把长期蕴藏的力量
完全没入泥土
最终

我这粒铁钉
与外界隔绝
却成了中国大地的骄傲
所有粮食,植物的茂盛、呼吸
与我有关
我想——
我就是一粒铁钉
一粒饱含无穷力量的铁钉

老表

□田春红

老表
坐在岗位上
给冲床喂铁吃
一扎扎 二扎扎
喀嚓 喀嚓
像老家的牛儿 口福多旺

老表
你哪根神经错乱了
老表
你哪根神经麻木了

牛儿吃得多吃
牛儿吃得多爽
老表恨不得把自己也喂给它

老表
回家去了
带给故乡九个指头

工友突然一声惊叫——
啊!你那冲床嘴上咋有血啊
原来老表早就把自己喂给了它

老表
回家去了
留给异乡1个食指

菊花(外一首)

□水晶花

有意识地在傍晚,来欣赏你的容颜
你知道今天没有夕阳,黄昏苍白
几天来的阴霾和雨水,渴望
凋零。在这深秋的舞台
原来,可以这样选择幸福死亡
打开又枯萎的花瓣,竟
让人羡慕着心疼着心疼

语言

那只鸟越来越听不懂小河的絮语
渡船的桨声也渐渐微弱,渐渐
被岸边泥泞的脚印淹没
雨落水面,激不起
一只鱼儿的心跳,却淋湿了
它游走的方向。起风了
婆婆的枯草,代替了稻香

回家过年的雀儿
□曹立光

这些会唱歌的叶子
一片一片粘在树枝出口处
三三两两扎成一堆交换心情
或相互啄着彼此新衣
瞧,依偎在树后的那对
他俩此刻该有多么快乐
被炊烟滤过的太阳像杯隔夜茶水
黯淡铁轨远去的曲线
风中一仄一仄的报纸
自行车在站台上吆喝已故的昨天
茶叶蛋里是包裹着有关失眠的乡音
出山海关下一站就是终点
张大小子儿家的,张大小子儿回来了
李二家的,李二回来了
他王娘,你孙子回来了
老李头,快到村口你看谁回来了
铁蛋儿他妈,咱儿子也回来了
该回来的都回来了……

民工

□蒋杰

背起全家的照片,劳动工具,几件还算像样的衣服
从农村进入城市,然后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

坐硬座,吃方便面,被狭小的车票挤成一团
说说笑笑,偶尔也讲几个荤段子

住简易房,睡硬板床,说着与城市格格不入的方言
偶尔三五个人聚到一起,喝一场酒,不醉不罢休

干最累的活儿,拿不多的工资,每领到一笔工资
赶紧寄给老婆孩子

皮肤黝黑,声音嘶哑,多少有些驼背
一辈子都被关节炎折磨着

也会休息,迫不及待换掉工作服,彻彻底底
洗个脸,剃干净胡子,一大群人高高兴兴上街

也买东西,给父亲买两条烟,给妻子买件上衣
也给儿子买打折的运动鞋

经常躺在床上看家里的来信,看完了少不了
讨论一番,早早睡觉,明天还得早起干活

农民工,漫入城市的污水

□黄谷

在城市的一角 我看见他们
正挥着巨剪 铁铲
在清理乱长的“胡子”
把那些不识相的杂草
连根拔除
他们 一个个汗流浹背
象一块刚从水中捞出的黑泥巴

“他们是城市的美容师”——
记者们都钦佩地赞誉
他们却不以为然
认为这是言不由衷
城市注重包装
山沟里平淡无奇的泉水
运入城市
取个好听 身价价百倍了
而他们依然“低贱”

我们不过是漫至城市的污水
打工间隙 他们就打牌聊天
满腹牢骚 如啤酒泡泛起阵阵涩味
也许 我们该安份在乡下
但出路被堵了
我们该怎么办
城市的下水道被堵

有我们的弟兄疏通
然而 我们的生活梗塞了
谁来疏通
是啊 面对那些来此打工 摆摊
还有在家中被欺凌不得不进城*的乡亲
城里人不是躲避 就是驱赶或拘留他
他们真的那么醒醒?

报纸上说“金融危机”了
接下的工作真难找
他们愁得 肠子都结了
不知是谁冒出了“干脆回家吧”
他们的目光 马上闪出甜蜜的向往
老婆 和灶头一样热
还有正在呀呀学语的小儿
多么温情的故乡

农民工走了
如蒸去的污水难辨痕迹
尽管他们的命运 和被铲去的杂草一样
在城中连根拔除
他们却难割恋
无数次梦中 他们又如水
纷纷奔向
遥远的城市



1995重庆 “棒棒军” 张新民 摄

经过一本日历

□阿笨与海

每天撕下一页日历
都像在撕下一个苍白的愿望
生活就是这样迅猛、决绝
从不留给我回眸的佐证
经历的幸福、苦难 从来多么短暂
我该如何修改我渐行渐远的方向?
在这个孤僻的下午 我在霜降这里
停了很久很久 才轻轻扯下 这一页来
我继续向后翻阅着
很快就是立冬了 跟在后面
它们中颜色最深的部分
依次是小雪,大雪,冬至……

越翻 我就越感觉
它们像母亲头上的黑发
像母亲在土地之上
走着的路程
而它们一页页被扯下的样子
多么像母亲送我远行
被风吹起的手势
而每次当我翻到最后的
除夕那一页
仿佛总会看到母亲
久久地站在日历前
沉默不语

再次靠近一些面容(外一首)

□朱武军

他们是群与泥土,水,石灰
钢筋,砖头,打交道的人
他们把自己也混凝进他人的城市
他们的手上,青筋,涨起生活的水流
把城市的睡眠高高托起,他们
行走在空中,最终还是要回到地面

他们总是在低处
以仰望的姿势居住,看
他们的果实,高高的挂着
望梅而不能止渴
他们面容憔悴,闪着阳光的色素
他们用低廉的食物养活自己
养活口袋里那粒叫故乡的谷子

穿越城市的露水

他们站在人才市场的一边
他们都是民工
他们的脸色暗淡无光,一片迷惘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
他们还找不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天快黑了,城市的灯都亮了
他们还站在那
用不同的乡音低低的交谈
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可他们相信自己是来自乡村的谷子
早晚要在这个城市收获谷穗

此刻,他们分散了开来
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去
他们真像一滴滴穿越城市的露水

电话亭,回家(外一首)

□韦玉

乡音,在工业区的电话亭
大胆裸露
其实,站在电话亭里
就到了家门口
丈夫听见妻子在屋里说,想你
儿子听见父亲说,都好
隔着一根电话线
永远只能在家门口,站着
只有年底,那张小小的车票
才能穿越阻隔
把家门打开

工卡

纸质的工卡,打开了一些真实
所有的故事,逃不过
一张纸的眼睛啊!
加班,加班,加班
我们的命运,躲不过一张纸的主宰
就机器象老板一样哄叫
出货
去你的《劳动法》
一张定单的交期
就是一部苦难史
下班了
手握工卡的笑
是厂里,最美的风景

拉板车的男人

□陈颢

人们早已睡去 东正街头
月光的碎银铺满了小巷
屋檐下 一个拉板车的男人
放稳车子

展开塑料包裹的破被
疲惫让他放弃了汗味和叹息
风吹着 单调的声音
几片纸屑从车上挣脱

随风卷起又落下
拉车的男人 微暗的萎缩着头
时间在两个车轮上
流逝在光滑的路面
20元纸币上奔走的汗水

是新鲜的
可影子丢在了回乡的路上
如今
拉板车的男人

离生活很近又很远
家里墙角的锄头

露出痛苦的浅锈
磨损的光泽 早已不能放出
生活微弱的光芒

生命的秘密和痛
炽热而又冰凉

北漂五年祭

□冯昭

写下:北漂五年祭
夜风就刮起来
从北向南,把京城照得亮如白昼
吹得这些分行文字
纷纷生锈

五年前,我还不知道
柳传志是谁
不知道,比红墙更难出入的
是看不见的城
而企图浑水摸鱼的兄弟
首先要找口饭吃

五年前,从定福庄到四季青

几十里路的夜雪
追不上我的脚步
五年前,透过南平庄的小窗子
她说,以为会看见星星

五年来,北漂们的欲望
助长了房价和通货膨胀
他们把青春、喘息
掩埋在林立的写字楼里
又把自己挤出京城

北漂五年,我迟疑的手射下九个太阳
而诗歌依然在血脉里延承

行走路线

□谢文娟

他们,越来越近的足音
越来越沉重

我看见他们背着残旧的蛇皮袋
挤进公交站牌下
黧黑的额头,深嵌着苦难留下的皱纹
瘦削的面颊,憔悴无光
全身上下一袭粗衣土布

他们要去哪里

一辆公交车开过
他们走了
从常平到虎门

一站,一站
他们的身影与行走在公交车上
渐渐地,渐渐地
远去

一站,一站
他们把自己安放在了这个城市
如同车轮,在一个站牌停下了
然后又远去

辗转,奔波
行走的路线在城市的道路中
背着蛇皮袋,深陷……

11月11日的打工日志

□廖新

给我顶住挺住。直立的身躯
是一个自我不断加压的千斤顶
一万吨的噪声压下来
犹如大象的巨足,让我这只蚂蚁
无处可逃,我在一棵草旁求生
求得上苍呵护行尸走肉的脆弱

那草是我微薄薪金撑起的坚强
我不能倒下。我是远方的
老父老母撑起的坚强
他们给予了善良的骨头
没让我在贫瘠的土地上拔节
而是背井离乡。日复一日
在一万吨的噪声下野长希望

11月11日,我的4个1的幸运数
生日有了4个千斤顶的擎立

我又大了一岁。我没休假
照常让尘埃倒模我的影子
变形我的青春。充满活力的劳作
习惯被带暗器的空气复制
断断续续地重复
那个掏空生命的过程

今天傍晚的天空不再灰色
一抹夕阳渗进孤独的啤酒
我没醉,醉的是老父老母的祝福
他们要我健康地顶住
过年回家和邻村的妹子生个娃娃

一个人的精彩在梦里延续
我调整好人生的轨道
让明天不偏离方向

将田垄轻轻撩动
而一缕炊烟不经意地
黄昏的蝉鸣短了许多
立秋之后
守望牛的一声嘶鸣
蹲在村庄的一隅
稻草堆成一个垛
那是风雨留下的痕迹
谷壳里一丝纹路
农民的心如此饱满、白净
碾开谷粒

抒怀
初秋

□陈景胜

语言 (外一首)

■无奇 (海宁)

我所说的
都是多余
像手掌的
正面和反面
握紧的
爱与恨
那样
不可言说

像
一个人
手捧月光
走进黑夜

多么像此刻的沉默
将我们和万物紧紧抓住

永恒

书写是多余的, 就像
人们成群结队, 从地震中走失

爱与死亡结伴而来
在我们身体里沉睡

可能是爱着的, 可能
只有让泪水默默流淌

我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要把天空打开的人

雾

■叶琛 (绍兴)

周末
雾笼着整座岛屿
晚起的上午 从窗口往外探去
朦朦胧胧

凭借记忆 我知道
那棵凋了叶子的老树下
有一个妇人和她摊油饼的灶
她擦着城市人的习性
天越是寒 摊收得就越晚

雾很厚
我不能看清 这片
给我生命思考的完整风景
只有她炉里鲜红的火
是雾所不能阻挡的

服务员: 我的老乡

■陈勇林 (余姚)

在这样一个时刻遇见你, 我瘦小的老乡
不是在我们熟知的田野, 而是在这个小城的商场
虽然你穿得比在家时齐整, 打扮得比在家时得体
但我还是听出了你的口音, 认出了你的模样

在豪华的柜台门口, 你多像一堵质地朴实的矮墙
而你的身后却找不到漫天的空旷或遍地的麦浪
你是这样谨小慎微, 强带微笑
就连你的眼神里不再是家乡的绿, 而是无奈和仓皇

我的老乡, 不要掩饰你的痛苦和忧伤
我从你的眼角怎么也读不到岁月所给予的安详
我们就这样相对而立, 像两棵被移栽的高粱
那有关家乡的问候却带着秋风掠过时的凄凉

当那轮从远天升起月亮又照在你的孤床
你的眼帘又如何承担得起那一丝丝冰冷的月光
对视的刹那, 我们恍如隔世
而我们的背上, 都有一只沉重的行囊

父亲回来了吗? (外一首)

■孙昭晖 (安吉)

父亲回来了吗?
墓地并不遥远
下雪的时候
我应该出去看看
穿过一片红松林
山坡上的桂花树下
一块石碑上
刻下他七十年的历程

父亲回来了吗?
几十年的光阴一闪即逝
将多少贫寒的岁月
包裹 不远处的村庄
闪烁着零星的灯火
心中的哀与痛
那尖利的呼叫 撕开
深深的暮霭 眼内

有一种东西 如雪片纷纷
父亲, 你回来了吗
雪落着 落着
黄昏中 仿见你的白发闪过
“父亲, 儿今夜等你敲门!”

回乡偶书

雨水交加 荒烟中的村子
像一只潦草的鸟巢
挂在一个叫石塘的地名上
寂寞、微凉
留下婆姨、老人小孩
还有我四十不惑的村长堂兄
进行新农村建设

雨水上的乡亲 迈过沟塍
下种之前 年轻的后生
流落他乡 野草
扎进地里 废弃的砖瓦厂
破败的村小 在泥泞的道上
诉说着它们内心的黑
掏烟、点烟 伞下的乡亲
像冒雨而长的蘑菇
一脸的谦卑
“金融危机, 工作好找吗?”
卑怯的文凭 挣不回青春

难道 这就是我的家乡?
瞬间飘来了的乌云
压低了天空

奔跑的蛇皮袋

■郑建伟 (义乌)

拥挤的车厢
喧闹的码头
一只只与主人一样喘着热气
带着乡土气息的蛇皮袋
不停地一路奔跑

那些五颜六色的蛇皮袋
伴随进城务工的主人
从弯曲的泥泞小路
从笔直宽敞的高速公路
跟随汽车、火车或轮船为载体
在狭窄的行李货架上相遇

人声鼎沸的时候
它们总沉默着很少说话
心中清楚自己庞大身躯里
装着与都市寻梦主人一样远大的梦想
而现实中 它却无法预知
在车厢里被高昂的皮箱重压的命运
不得不一再蜷缩着卑微的身体
咬牙负重前行

在异乡 蛇皮袋
从一个城市奔向另一个城市
心中充满了一肚子鼓鼓的希望
可下车时发现
那些希望犹如美丽的肥皂泡
瞬间被现实无情地挤压掉

一对环卫夫妇

■应勇强 (仙居)

她坐在街边
望着不远处丈夫
用脚踏三轮车垃圾车
接回放学儿子
小男孩兴奋地说着
她赶紧迎上去
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馒头
一半给丈夫一半给儿子
他们无视被他们外乡的口音
所撩起的白眼
说笑着远去了

在渔港北路吃早饭

■雷元胜 (杭州)

顶着阳光, 我们经过一个洗头房
经过一个不知名的理发店
还有一个小宾馆

期间也有无数的人和无数的狗
从我们身边一一经过
像岁月一样

在渔港北路的一家早餐店

我们喝下豆腐脑、卑微与单薄

“半个月了, 没有喝到老婆做的汤”
我的兄弟还加了一句: “这鸟地方!”

在吃下最后一口饼的时候
我看见他的眼睛像休渔期的船
在一个擦肩路过的女人胸上
整整齐齐地停留了三个月

我给爸爸送雨伞

——这是我6月21日看到感人的一个场面, 我含泪写下来。

■田明利 (杭州)

今天是星期天
我没有上学正在出租房里玩
今天刚好是父亲节
爸爸还在加班
突然一声雷
大雨落下来
妈妈立即交待我
快给爸爸送雨伞
我来到爸爸打工的工厂门口前
右手撑着一把雨伞
左手拿着一把雨伞
等着爸爸快下班
传达室里的保安
看到我在雨中站
喊我快到传达室里面
我拒绝了好心的保安
因为我怕工厂的老板
扣我爸爸的工钱

洞悉

■筏子 (台州)

在异乡, 城市是大屋檐
一个人, 就像
雨中一滴水, 顷刻消失
你关上门窗, 一阵风雨又从窗外
把命运打开

站在向阳的一面山坡, 那是若干年后
故居的一缕阳光, 一杯雨水
幸福不易但十分具体。最先
钻出土层的, 有发条一样
卷曲的小草, 还有
尘土中升腾的音律

听一个人在风中歌唱
另一个人在雨中哭泣
烟雾中迷失的朋友, 能否
在晨曦中出现

颓废的城市 (外一首)

■李明亮 (台州)

日日长高的城市患着贫血
纯朴的乡村被混凝土大口吞食
穿城而过的河流
还有什么比它更脏
灰蒙蒙的天空酝酿着又一场酸雨
动物园里, 一只梅花鹿
一口咽下游人扔过来的一块面包
连同包裹在外面的透明塑料袋
郊区养殖场, 黑熊的肚子插进钢管
直达胆道, 特效中药顺流而下
菜市场, 一张人民币对着光亮照来照去
烟雾和灰尘的沐浴中
一场面具舞会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拄杖的盲人, 顺着笔直的盲道
一头撞到墙上
自选商场门口的安全套自动售货机
一个中学生, 熟练地扔进一枚硬币
……
高科技防盗门越来越厚
转基因色拉油在厨房爆炒着最后一个精灵
一枝鲜艳的玫瑰抛出精致的窗子
涂满杀虫剂的木地板
一双没见过泥土的脚走走来去
无聊深陷在皮肉制成的沙发
数字电视里, 主持人在说:
这种漫山遍野普通的树

若干年后, 可能只剩下一棵
瞻仰它要昂贵的门票, 树下
有武装警察站岗放哨……

脚步被纵横交错的高速路堵死
心贴满了马赛克
一个漂泊的灵魂徘徊在故园上空
寻找着一捧干净清香的黄土
让它把肮脏的肉体掩埋
幸福地死去

路灯下卖菜的女人

辣椒、茄子、土豆、洋葱……
它们是这片土地最普通的一族
经过一个下午的炙烤之后
此刻, 正依偎在一个女人的脚边

昏黄的光影里
女人一边用目光招呼着稀落的路人
一边将菜一个一个码得更加齐整
摇晃着的竹筐篓里
孩子早已睡熟
清凉的风, 正轻轻地吹

三千里外的乡愁

(外一首)

■陈向炜 (绍兴)

你就像生了一场大病
深凝的夜色, 撕扯着田地林梢
在辗转中, 不住地咳、咳
零点时刻, 半瓶老酒, 一个人的
残梦, 躲在二手电脑里的问候
梦——在一间阁楼里四散、游走
停滞在半空中的月, 斜眠在
六楼的窗棂上, 杂乱的纸堆中
缀满了故乡、故乡的呢喃
半空中的月, 携着夜幕和清辉
又折回到三千里外的村落
裹在他乡深处的乡情
就着大片大片的夜空和愁
在病了夜色下, 向着村庄踱去
光鲜的衣裳, 风尘仆仆的鞋帮
或轻或重的行囊就像丰歉的庄稼
踱进清冷的檐下, 传来父亲
咳出的思念, 母亲的叨念
祖母已没多少时日的期盼
传来儿子残缺的童年
牵情, 是一阵又一阵撕心裂肺的疼
是故乡和他乡在咳个不停
是不可愈合的痛。我煎服了的
当归能否痊愈来自三千里外的疾病
断指者说
那是一双在乡村劳作的手
却拂别了村庄和田地
扔下了铁锹和锄头
像一棵进城的庄稼
用瘦弱的身子
和林立的工业区对话
那是一双进城务工的手
和那些炽热而冷漠的机器
搅在一起, 相拥相泣
在周而复始中, 操作明日
洗去手指间、指甲缝里厚厚的污垢油污
用所有的力, 把时间紧握
攥着对工业文明的渴望, 年华
在晚晚的冲床、在嘈杂的五金厂长高
我曾在珠三角的工业区, 在机器声中
把断指的新闻目睹了一例又一例
记得那个刚进厂的工友
用手的油腻去吻冲床的锋利
一声惨叫, 让轰鸣的车间静寂
在滴血的疼与痛中
让所有的我喘不过气
悬挂在车间6s的标语在叹息中摇曳
我从郑小琼们对铁的冰冷
对断指的疼痛地叙述中不寒而栗
今天又是一例, 断指的新闻上了头版头条
“二十小时, 拯救十指”
触目惊心的图片和窒息的文字
让所有的我柔软的心口揪了又揪
仿佛我就是那个被压断十指的小刘
他、无数的他扔下了麦子和村庄
抛别了父母和牵挂
用孱弱的命运, 进城
进城, 这一棵棵进城的庄稼
年华在工业文明的城市市长大
在机器时代的锋芒里
在漠然的薄弱的意识里倒下

午夜

我步行回家

■何玉宝 (绍兴)

午夜的街上已经没有人影
昏暗的光线深处是无边的黑

我知道 此时奢望黎明
是多余的心思
闪过心境的念头 一晃而去

那些拼命奔跑的出租车
呼啸着从我身边疾驰而去

鸣叫的喇叭划破沉寂
拍打着紧张的心灵
黑沉的心湖荡漾着紊乱的波澜

我不敢相信那些疯狂的热情
不知他们将把我带向何处

步行 步行 一路步行回家

满天的星光依旧掩盖着黎明
也掩蔽了枝上的几片春意

一股寒流掠过脊背 身心颤抖
裹紧衣服 踏着清冷
走向星光深处的家园
黎明的时候 我去睡觉